



琉璃河是房山境内的一条大河,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发源于京西房山西境的百花山西麓,经霞云岭、佛子庄、河北庄、磁家务,沿西山诸泉到坨里流出山谷,过平原至房山城东南汇入琉璃河,又称至涿州东北码头镇注入拒马河。这样一条大河,蜿蜒曲折,穿境而过,全长129公里。当年的琉璃河,河面宽阔,岸柳成行,植物茂密。清澈的河水不仅滋润了两岸的肥田沃土,还为水上行船、漕运货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运输条件。

历史上的琉璃河又叫刘李河。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四十里琉璃河镇,亦名刘李河,又曰燕古店,把总驻焉,有铺……琉璃河,即古圣水。”这里所说的“四十里”,是指琉璃河镇与北边的良乡城相距四十里。“把总”系管理河道的官员。当时,掌管水域的官员有总督,以下设都司、守备、协守备、千总、把总等。20世纪50年代初,琉璃河地区划归河北省良乡县辖属。所谓圣水,指的就是今天的大石河。大石河在历史上也叫六里河,聚燕山之阳各溪圣水于琉璃河,于是此地又有了燕水、圣水及圣聚之说。

一、燕水

何谓“燕水”?燕水之得名,是因为琉璃河地区为西周燕国国都,周围数百里为燕国疆域,而西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由此得名叫燕山,因为琉璃河之水是由燕山山谷流经而至并汇聚燕国都城之下,所以,人们把琉璃河的河水称为燕水。

关于山川河流、河道水系,历史上多有记载。如东汉末期桑钦撰著的《水经》一书,就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全书共记水道一百三十七条,每条水道各成一篇,并附有《禹贡山川泽地所在》。在《水经》一书中有着“圣水出上谷”的记载,这是最早见于书中的“圣水”之名。周代成书的《山经》上所说的“北次三经”则把圣水称为“燕水”,曰:“燕水,多婴儿石,燕水出焉,东流于河。”《山经》上所讲的“河”,说的是《禹贡》黄河,其水道在今白洋淀大清河一线。而注入黄河的燕水,是永定河与拒马河之间的小水系(今与拒马河水系合),其下游古道在今涿州、固安、霸州境内,古人或以莽牛河当正源,即称全流曰莽牛河,或以刘李河当正源,即称全流曰刘李河。因为《水经》以圣水当正源,而《山经》以燕水当正源,所以通常把这里的全流叫做圣水,也叫燕水。

在《日下旧闻考》中有这样的记载:“琉璃河原出房山县西北,东南经良乡县西南,又东南经涿州东,又南入保定府新城县界,即古圣水也……大清一统志,琉璃河源出房山西北黑龙潭及孔水洞,俗名芦村河,入良乡县始名琉璃河。范成大集中之刘李河,宋敏求入蕃录谓

之六里河。圣水即今琉璃河。金史谓之刘李河，又作留李。名称互异，其实一水也。琉璃河在涿州北三十里，水极清澈，茂林环之，尤多鸳鸯，千百成群。”以上文字，向人们述说了古圣水源于房山西北的黑龙潭及孔水洞。当时芦村以西一带为房山县界，琉璃河东北地区属良乡县。书中记载的良乡县琉璃河就是人们常说的古圣水，即今天的琉璃河。

关于琉璃河与古圣水，我国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酈道元在所著的《水经注》一书中记载：“广阳水出小广阳西山，东流经广阳故城北，又东福祿水注焉。乱流至阳乡右注圣水。”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地处北方，辖境辽阔，包括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大部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北部地区。燕国中的中都县在秦汉时期改为良乡县，其都城就是现在窦店古城遗址处。到了西汉时期，现在的房山地区又设置三个县（国），即良乡、广阳、西乡。按今天房山区行政区划，长阳镇有南广阳城和北广阳城两个村，广阳城古城遗址在广阳城村。书中所说的广阳应为今天的广阳城一带，“福祿水”为盐沟水。



琉璃河古桥

那么，何谓盐沟呢？所谓盐沟，指的是现在的良乡。良乡城西有一条河叫茨尾河，在城南注广阳水，而广阳水最终汇

入圣水，即琉璃河。从北魏时期的水道看，广阳水是圣水（琉璃河）的一条重要支流。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琉璃河水发源于房山西部的山谷，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北拒马河支流，其源头有两支，一支出自霞云岭西部，另一支出自史家营西北部山区。河水流经长操、红煤厂、佛子庄、黑龙关、班各庄、陈家台、河北、磁家务，坨里等村，汇入大石河。由于西北部各条溪水汇集成河，使得琉璃河水源十分充沛。历史上的琉璃河，两岸宽阔，水面较深。每逢夏季，山洪暴发，犹如猛兽，水流湍急，四处泛滥。到了春秋季节，水势平缓，清澈透底，可以泛舟。辽代以后，琉璃河成为驶向天津的一条水路，并且逐渐成为商业集镇和水陆码头，为南北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圣水

据史书记载，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周围自西周以前就成为聚落，并称之为圣聚。那么，这里又为什么叫“圣水”呢？所谓圣水，应缘于“圣聚”之称。不少史书都有过“圣水出上谷”的记载。而上谷一般指上谷郡。据史书记载，上谷郡为战国时期燕国所置。秦代治所在沮阳（今怀来东南）。辖境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张家口、小五台山以东，赤城、延庆县以西，及内长城和昌

平区以北地区，北魏时期废。隋朝大业初年改为易州置，治所在易县（今河北易县）。辖境相当今河北拒马河以南、西，满城、容城以北，府河上游以东地带。唐朝初期复为易州。天宝、至德时又曾改为上谷郡。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上谷之水所经河道并非注入大石河而注入拒马河。而琉璃河上游为大石河水系，因此称“圣水出上谷”不够确切。北魏时期的酈道元曾在《水经注》中写到：“《方輿纪要》云房山县西大防山，古碑云幽、冀之奥室也。山下有圣泉，西南有伏龙穴，一名龙喊峪，汤泉出焉。又有孔水洞，在山之东北，悬崖千尺，石窦如门，深不可测，与酈氏《注》所云略皆仿佛。房山县本良乡、范阳二县地，并属涿郡，又见得广阳国之蓟县，于上谷无与。汉上谷郡治沮阳，古涿鹿之地。《湿水注》云，涿水支分入匈奴者为涿邪水。而是《注》云，在上谷为涿耶水。应劭以为出上谷涿鹿县是已。守敬按：赵谓圣水不出上谷是也，而又牵涉上谷之涿水，其实与圣水无关也。”

既然圣水与上谷无关，为什么许多史书上又称“圣水出上谷”呢？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写到：“故燕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守敬按《史记·匈奴传》，燕已置上谷郡，此事不见《秦本纪》。王隐《晋书地道志》曰：郡在谷之头，故因以上谷名焉。守敬按：《晋志》郡在谷之上头，故因名焉。本王隐说。圣水以今地望准之，《水经》当云出涿郡良乡县西北圣水谷，与上谷无与。《经》文不知何时误为圣水出上谷，酈氏所见以如此，故其《注》亦就上谷释之，而不明驳《经》文之误。观下文云出郡之西南，其迁就之意可见矣。”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水经》一书中“圣水出上谷”称之有误。而酈道元作《水经注》时，对“圣水出上谷”之说也未做清楚的批驳与更正，其原因是存有迁就之意。然而，琉璃河汇聚大防山各股山泉，且被历代人们称之为圣水，也就不难看出个中缘由了。

三、圣聚

琉璃河在历史上被称作燕水、圣水，为什么又称为圣聚呢？其实，圣聚就是指古圣水汇聚于此。

翻开历史发展的长卷，可以清楚地看出，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这时，那些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的权力也不断加强，他们一方面频繁发动战争，征服弱小部落，发展部落力量，向外扩张地盘；一方面大量侵吞氏族利益，掠夺大批财富，充实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了交通便利和以聚落为据点，就有了都邑。

相传，黄帝、炎帝、蚩尤是我国远古时代三个部落的首领。黄帝族和炎帝族最早都居住在陕西，黄帝族的发祥地在陕西北部，后来向东迁移，沿北洛水南下来到今天陕西的大荔、朝邑，向东渡过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又折向东北，到达今山西省南部的黄河之滨，最后在河北涿鹿一带定居下来。黄帝族的力量比较强大，文化也比较高。年代久了，黄帝就成了汉族的始祖。因为传说中的黄帝姬姓，号轩辕氏，所以，后来人们就用“轩辕”来象征我们伟大的祖国。

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最早居住在我国东部，属于夷人部落。他们活动的范围，北自山东南部，西至河南东部，西南到河南南部，南到安徽中部，东面一直到海边。后来，

由于与炎黄两族相争，一部分黎族南下与南方的土著苗蛮所属部落居住在一起。九黎族最早进入我国中部地区，在炎帝族向中部推进时，双方发生冲突。后来，炎黄联合，展开了“涿鹿之战”。

黄帝“以师兵为营卫”进行南北征战，并且率领部落与炎帝部落结成联盟，在北京西南的涿鹿打败了九黎部落，杀死酋长蚩尤。之后，炎帝部落败盟，侵扰其他部落，争夺盟主地位，于是又出现了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的战争。经过三次大战，黄帝终于打败了炎帝。此后，黄帝部落又“北逐荤粥”，并在涿鹿建立了都邑。

北京地区最早叫幽陵，也叫幽州。在这里建立的都邑为幽都，即北京地区最早的都邑。幽都又被称作聚，也就是聚落。所谓聚落，指的是从原始人群聚集起来逐渐形成的村落。

据史籍记载，远在三四千年以前，北京地区就已经处于野蛮时代的末期。到了西周时期，在现在琉璃河镇政府东面的董家林村周围，建立了燕国的都城。古圣水（今大石河，又称琉璃河）自北南流，折而流向西南，又转而向东方流去，燕国的国都就建立在这个河湾地带的高平地上。经考古专家探测，燕国古城基址，东西长 850 米、南北宽 600 米，形成了一个东西略长的长方形。



旧地新颜

濒临圣水，建立都城，直到北魏时期，还冠以圣聚之名，为什么叫圣聚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何为“燕水”呢？所谓燕水之得名，是因为该水系流经燕国都城之下，而域内西北部山脉也由此得名称燕山。《水经注》里还有“圣聚”之说。所谓圣聚，是指董家林古城遗址一带。冠以圣聚之名，是由于它濒临圣水。而所说的圣水，又指今之大石河，旧称洄城河、琉璃河、刘李河。

又据《水经注》记载：“广阳水出小广阳西山，东流经广阳故城北，又东福祿水注焉。乱流至阳乡右注圣水。”所谓福祿水，即盐沟水。盐沟即今良乡。在西边还有一条茨尾河，在城南注入广阳水，而广阳水又汇入圣水，即琉璃河。从北魏时期的水道看，广阳水是圣水（琉璃河）的重要支流。

琉璃河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连通京城，直达津、保，水陆并用，船舶货物的漕运码头。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 220 年），以秦京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其标准为：“道广五十步（约合 69 米），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东通燕、齐，南极吴楚。”咸阳至蓟，途经涿郡、琉璃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修筑琉璃河石拱桥，长 165.5 米，宽 10.3 米，高 8 米。其工程之浩大是可想而知的。《日下旧闻考》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九月，浚良乡琉璃河，置桥其上，名其桥北曰仙积南曰永明。”而且修筑二堤，专用条石，中添小桥一座（俗称一孔桥），并设水沟八道以杀水势。堤南北西共长五百余丈。明万历三十年（1602 年）曾重修。清光绪庚寅（1890 年）因山洪

暴发，冲断桥梁二十余丈，朝廷曾命直督李鸿章派员监修。

关于当年水运码头的情景，张克耕先生曾在《房山文史选集》第五辑“琉璃河旧闻轶事”一文中做过精彩的描述：“卸船的，装船的，日夜不停。每到夜幕降临，沿河两岸几十家煤、灰货栈汽灯高挑，照得满镇通明。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等待卸货装船的船只，从琉璃河镇一直排到十里开外的小店河。这些船大都是从天津、保定运来洋广杂货、食盐、布匹、苇席等。当时，黄土坡渡有一个大的过货栈，把运来的货物卸下来，再从琉璃河镇运走煤灰石料……那时，最大的货船有载重十二吨的。为了装完船能顺利驶进正河道，在莽牛河桥设一水闸，待装煤的船驶进货场后，把水闸放下，以提高水位，船装满货物，再把水闸提起，货船顺流而下，驶进正河道。如此驶进驶出，日夜不停。”

当年，琉璃河镇商贸繁华，煤厂、灰厂鳞次栉比，驮运煤、灰、石的骡子、骆驼、驴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店铺林立，贾客云集；河上行船，昼夜穿梭，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夜幕降临，汽灯高照，全镇通明，行人不息。真可谓车水马龙，人喊马嘶，一派繁忙景象。据《良乡县志》记载，民国十年（1922年）左右，琉璃河有“粮商十八家、布商八家、油商五家、药商六家、木厂五家、石厂三家、铁厂二家、煤商十六家、首饰行三家、煤油行一家、瓷器行一家、染商三家、杂货行六家、席绳行二家、过货栈四家、烧锅一家、盐店一家、茶叶行一家。”当年琉璃河镇的商业税收是良乡城和窦店镇两地商业税收的总和，可见经济兴盛和贸易繁华之景象。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也曾遭到劫难，清朝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冲出北京，进攻保定，途经琉璃河，将古建离宫及周围文物抢烧精光。至民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入侵中国，琉璃河一带很快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大石桥南端修筑了上下两层炮楼，有日伪军日夜把守。凡过往行人均遭到盘查勒索。一处古今交通的要道，转瞬成了日伪军队敲诈发财的“宝地”。据当地老人讲，当时这里驻守一个连的人马，人称“石头军”。来往行人一旦被抓进炮楼，十有八九被搜尽钱财，然后割掉舌头，背缚大石，趁夜沉入河底。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宁挨十天饿，不从琉璃河过；宁吃十天荞麦皮，不赶琉璃河集。”由于连年战火，国无宁日，百姓始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诗为证：“义气相争个不平，畿南百里起连营。军书傍晚飞驰急，炮火通宵胜负明。十室九空嗟必乱，三年两次慨遭兵。至今凭吊琉璃水，仿佛独闻鼓角声。”

四、漕运码头

提起漕运，人们自然会想到古代的运河与船闸。翻开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船闸起源于中国，它的发明与应用在世界航运史上以及对改善航运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船闸是在水位集中跌落的情况下建造闸、坝，用以保证通航的水利工程建筑物。船闸主要由闸室及上下游闸首组成。闸室两端设置闸门，以与上下游隔开，船只下行时，先将闸室充水，待室内水位与上游相平时，开启上游闸门，让船只进入闸室，随即关闭上游闸门，闸室放水，待其降至下游水位相平时，开启下游闸门，船只出闸。上行则相反。船闸必须设置专门充水、放水系统和开启闸门的设备，根据水位落差的大小，船闸可做成多级或单级。

我国古时的船闸又称堰埭、斗门。运河上的土堰古时叫“土豚”或“堰埭”，这是唐代以前运河上就普遍采用修筑堰埭的办法，用来维持船只航行所需要的起码水深。用堰埭蓄水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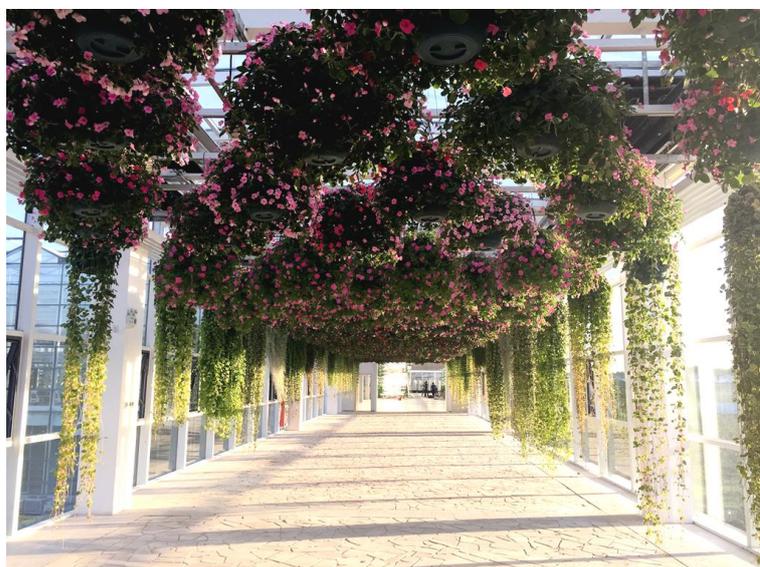
船到堰脚下时，船客离船上岸。然后，运河两岸便有人牵着牛来到堰旁，左右各有若干头牛。牵牛人将牛串套在一条很粗的缆绳上，再把缆绳系在船头。准备就绪以后，只见两边的牵牛人一挥鞭子，这些牛同时发力，硬是把船从堰顶拖过去。还有一种办法是，将船上的货物搬空，用人力拖船过堰，专门从事搬船的人被称为“堰夫”。据有关资料记载，唐代中叶以前开始出现船闸，宋代以后船闸技术有了较快发展。当时的闸门都是采用叠梁式结构，即用一条一条横木插入闸槽当中，既保证闸门安全可靠，又能使启闭不会太费力，大大提高了运输能力。

琉璃河地区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交通要冲，不但陆路发达，而且早先的水路也很通畅。这里有船闸，又是漕运码头，当年的水上运输十分繁忙。据《良乡县志》记载：“此水可行船，琉璃河村南开有粮栈、灰栈、煤栈、煤油栈，皆借此水之利。”南宋抗元将领文天祥被元军俘后押解元大都，在途经琉璃河时曾作《过雪桥琉璃河》诗：“小桥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马蹄。游子衣裳和铁冷，残星荒店乱鸡鸣。”又载前人诗曰：“一水澄清澡行浮，垂柳两岸系渔舟。风帆沙鸟天然画，很少诗人此地游。”水到村西曲折流，青山环抱白云浮。绿荫深处宜携酒，闲数清溪贾客舟。”可见，当年琉璃河有桥有渡，水陆并进，而水上运输也是举足轻重的。

当年琉璃河漕运码头的繁荣情景，也是令人鼓舞的。在河的两岸有煤、灰货栈几十家，装卸船只昼夜不息，十分繁忙。夜晚，还要挑灯夜战。

如此一条宽阔的大河，林荫密布，鸟语花香，曾引起古今不少文人墨客的赞许。如段天顺先生在《燕水古今谈》一书中说：“南宋孝宗淳熙年间，范成大奉使到全国，这位从南宋来的外交官，路过琉璃河，从桥上惊奇地看到了鸳鸯戏水的场景，实在是喜出望外。他写到：‘琉璃河又名刘李河，在涿州北三十里，水极清澈，茂林环之，尤多鸳鸯，千百成群。’并作诗道：‘烟林葱茜带回塘，桥影惊人入睡乡。陡起襄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

解放初期，琉璃河河水依旧清澈，只是不知鸳鸯何处去了。但是，人们依然还能看到河上昼夜来往的船只，有的船工放鱼鹰捕鱼，有的则不时撒网。若愿意花上一元钱，便可从船工手里买下一条活蹦乱跳的三斤重的大鲤鱼，再买回四毛钱一斤的“锦复隆”高醋一焖，就可使“小镇飘香”了。那时的琉璃河，可谓河水清澈，岸柳成行，嘉禾平畴，鱼米之乡。当地流传着“琉璃河三道弯，搞对象上河沿”的佳话。在此桑间濮上，不知酿造了多少幸福，成全了多少美满的“鸳鸯”。



时光在这里穿梭

20世纪50年代，每到初春和深秋，人们都能看到成群的大雁，排成“人字型”从琉璃河上空飞过。留心大雁行踪，会发现它们非常守时，从不误期。到了夜晚，成群的大雁还会栖息在琉璃河北起小店河、南到码头一段岸边的农田里，因为这里林荫树密，气候湿润，地势开阔，便于觅食、藏身，

易于随时起落。据年长者回忆，当年到了过雁季节，两岸渔民便三五条船潜伏岸边，借着夜色，架上火枪（每条船上至少三条火枪，分三次袭击）。等到午夜时分，大雁进入酣睡之时，船上的火枪一齐开火。此时，大雁受惊起飞，但慌乱之中难寻头雁，只能低徊盘旋，嗷嗷哀鸣。这时，渔工趁机第二次开枪。枪响之后，哀鸿一片，其状极其悲惨。还有少数尚存者，闻其同类哀鸣，便物伤其类，低旋寻找。此时，第三声枪响。可怜的一群大雁，幸免者极少。这时，围猎者弃船上岸，手持竹竿，捡拾大雁，见伤残欲逃者用竹竿击打致死。就这样，待天明之后，渔工们常常是满载而归，然后到镇上或码头出卖。这种迫害生态、残害动物的行为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河水干枯废除漕运以及大雁销声匿迹为止。

当年的琉璃河镇被称作“不夜镇”，煤厂、灰厂鳞次栉比；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房山有名的繁华集镇。尤其是从周口店到琉璃河的运输路线上，驮运煤、灰、石的骡子、骆驼、驴、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河上行船，昼夜穿梭，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夜幕降临，汽灯高照，满镇通明，行人不息。真可谓车水马龙，烟尘滚滚，马嘶人喊，昼夜不停。沿途还设有饮食店铺，以供人畜中途食宿。长沟峪和周口店的煤灰，就这样大量地运到琉璃河，再由水路运往外地。

“琉璃河商周遗址，曾有殷商时期和周朝时的货币出土。战国时期，燕地的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交易的品种包括粮食、麻、枣、栗、布帛、铁器、铜器、陶器、食盐、狐裘、毡子、马匹等十数类，且流通范围很广。琉璃河镇商贸隆兴似更早些，铁路未修前，长沟峪一带所产煤炭均要由此装船输出，商家栉列，帆樯鳞集。至民国初，仍有大小船只连肩接踵，将房山特产石灰、煤炭、石料、银粉、磁土及药材、山木、果品等，经水路越白洋淀运抵天津。”（《房山区志·商业》）

琉璃河镇自古“系四方官员客旅朝会径行驿程正路”，又兼有水运和铁路之便，交通畅达，商业辐辏，而且尤以煤、灰、石业为最，所以历来为商贾云集之地。据《良乡县志》记载：琉璃河镇的集期为逢月初二、初四、初七、初九、十二、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清及民国年间，良乡城商品大部来自平津，因房山、坨里、琉璃河等地购销直抵北平，故该城与乡村物资交流以粮食为主。民国十年左右，琉璃河的商业繁荣到达鼎盛时期。当时，在镇的东、南、西三面河岸上，经营煤、灰的厂商和过货栈就达三十七家，其中最大的一家叫利民煤栈，股东为王克敏。这家把琉璃河至周口店的铁路一直修到进煤栈，然后直接装船运往保定、天津等地。

为了维护水上众多船只的运输秩序，民国六年，在黄土坡渡专门设立了水上警察，兼管收税，每年这里的税收相当可观，除警察所开支外，余款拨给北洛村隆峰寺乙种工业学校作为办学经费。

据《良乡县志》记载，全镇有粮商十八家家，布店八家，油坊、药房、杂货店、麻绳铺、皮店、木厂、染坊等都在五家以上，过货栈四家，瓷器行、首饰行各三家，铁商两家，煤油行、盐店、茶叶行、烧锅（酒厂）、醋、酱坊各一家。镇东头的石头铺更是应有尽有，如盖房用的石板、条石、柱础石、碾盘、碾砣、碌碡、磨盘、喂猪用的石槽、门下的石墩、石狮子等。小手工业有烘炉、打车的、钉马掌的、张马尾罗、箍桶、编席、编笊篱等。乡村办红白喜事，还有杠房、轿子房、吹鼓手、轿夫、裱糊匠、糊纸活等。琉璃河仓场，光绪年间知县范履福在琉璃河镇添得一仓。

当年琉璃河镇的商业税收是良乡城和窦店镇两地商业税收的总和，可见经济兴盛和贸易繁华之景象。每年从农历八月起，到第二年的五月，是琉璃河镇最红火的日子。每天有一千多头骆驼昼夜不停地为煤、灰厂（栈）驮脚。人推独轮车昼夜往返于周口店与琉璃河之间，所推煤、灰每车有二三百斤，多的有四五百斤。当时都是土路，崎岖不平。于是，一人在前面拉车，一人在后面用力推车，行走十分艰难。

如今的琉璃河已迈入现代城镇的轨道，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然时过境迁，因水源缺失，水浅难行船，琉璃河便失去了水路的功用，不复当年商贾繁荣的景象。